

惠山“竹炉山房”茶文化

| 毛小言 文 |

陆羽的《茶经》问世后，国人的饮茶之风便从庙堂之高渐入江湖之远。劳动大众，文人雅士，茶都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。茶，应用于奉客、婚聘、祭祖等社交礼仪，也适用于养廉、养德、养性养生修行。茶，深深交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、风骨、品性、襟怀之中，被誉为“国饮”。

无锡惠山的“竹炉山房”，堪称中国最古老的茶室。它是现代茶室的雏形，也是中国茶文化一份独特而又宝贵的遗产。“竹炉山房”的茶文化历史，与陆羽的《茶经》一脉相承，堪称精彩纷呈的茶文化传奇。

炉之美：惠山竹茶炉

古人煮茶之器具或凿石为灶，或以古鼎为炉，也有泥巴做的炉灶。惠山寺的僧侣和无锡乡绅，以竹茶炉替代石灶泥炉古鼎煮茗茶，是茶文化又一个划时代的开始。

惠山竹茶炉的历史要回溯至明洪武年间，惠山寺僧性海与乡绅在弥勒殿喝茶，湖州的竹工上门揽活，编制了一只竹茶炉。只见那竹茶炉内圆外方，竹篾作壁，陶泥为膛，炉心装储炭铜栅，甚是精致。古人认为：风炉用铁铸从“金”，放置在地上从“土”，炉中烧木炭从“木”，木炭燃烧从“火”，煮茶的汤水从“水”。活水还须活火烹，竹茶炉能最大限度保留二泉水的品质，使茗茶者的口感、观感乃至整个身心获得最佳茶感。竹茶炉用松枝煮二泉水泡茶，松香芬芳，茶水晶莹，文人雅士即兴绘画题诗，“竹炉山房”因缘而生，名噪文坛。

七百年间，“竹炉山房”的茶文化盛会，都是以竹茶炉为题吟诗联句作画。后人概括：一有“竹炉清咏”卷。含王绶的山水画和《茶诗》云：“僧馆高僧事事幽，竹编茶具沧清流。气蒸阳美三春雨，声带湘江两岸秋。玉白夜敲苍雪冷，翠瓶清引碧石稠。禅翁托此重开社，若个知心是赵州”。二有“复竹茶炉唱和”卷。题咏者有秦旭、秦夔、李东阳、程敏政等数十家和吴王呈的《听松庵品茗图》。三有“竹炉新咏”卷。竹茶炉历经岁月风雨已磨损。盛冰壑命其侄盛舜臣，按原样制作两具竹茶炉。并作《竹茶炉铭》：“肖形于地，匪治匪陶。心存活火，声带湘涛。一滴甘露，涤我诗肠。清风两腋，洞然八荒”，并铭刻于竹茶炉底部。四有“竹炉新咏”续卷。有唐寅与祝枝山合著《惠山竹炉和竹茶炉诗草书合璧卷》，诗云：“仙掌分来自玉泉，呼童试向竹炉煎。冰壑著铭深得趣，袍庵索句久忘眠。几回欲付丹青画，又恐丹青画不全”。五有“听松庵竹茶炉题咏”卷。顾贞观按照惠山听松庵竹茶炉原样，又重制一具新的竹茶炉。顾贞观、纳兰性德等诗人多留有墨宝。

乾隆南巡驻跸惠山寺，对竹茶炉茗茶的古韵雅趣痴迷不已，即命人精心仿制竹茶炉携带至京，并题诗：“竹炉匪夏鼎，良工率能造。胡独称惠山？诗禅遗古调。”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七百余年来沧桑变迁，惠山竹茶炉以及竹炉图文，或因时光而流失或因天灾而损毁。是历朝历代众多



乡绅与先贤精心护佑，几番失而复得几番仿制修缮，才得以传承至今。这是我国茶文化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。

泉之美：天下第二泉

唐代，陆羽曾在惠山寺和宜兴小住。《茶经》论及宜茶之水：“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。”陆羽认为：只有用上好的泉水煮茶，才能达到“味醇、形美、色翠”兼而备之的效果，满足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。唐大历年间，无锡县令敬澄开凿疏浚惠山新泉，始筑泉池。常州刺史孤独及撰《慧山寺新泉记》，赞云：“无锡县令敬澄，字深源，为政之余考古案图，葺而筑之，乃饰乃坊。有客竟陵陆羽，多识名山大川之名，与此峰白云相为宾主，乃稽厥创始之所以而志之。谈者然后知此山之方广胜掩他境。”又云，惠泉有修心养性之功效：“濯其源，饮其泉，能使贪者让，躁者静，静者勤道，道者坚固，境净故也”。此乃惠泉又名陆子泉和“天下第二泉”的缘起。

历代品评宜茶之水，第一常有争议，第二却毋庸置疑。尤其是明清以后，“第一”渐被世人淡忘，唯“天下第二泉”源远流长。然，锡人不争不辩，仍以“第二”坦然处置。锡人“温良恭俭让”的品性可见一斑。宋时，苏轼携带御赐的龙凤团茶来惠山品泉煮茗，留下诗句：“独携天上小团月，来试人间第二泉”。诗人展开美好的联想：把御赐的小龙团茶喻为“天上最好的茶”，把天下第二泉比作“地下最好的泉”。追求完美的茶人们为之倾倒，从此千古传诵。近代，无锡民间音乐家瞎子阿炳（华彦钧），创作《二泉映月》曲谱。悠扬而又激昂的二胡琴声如诉如泣，蕴涵着对命运不屈不挠的抗争，对未来无限的神往，震撼了无数人的心弦，被海内外誉为“东方命运交响曲”，成为“竹炉山房”历久弥新的背景音乐。

茶之美：阳羡唐贡茶

论说“天下第二泉”，不能不说“阳羡唐贡茶”。苏轼有诗云：“雪芽我为求阳羡，乳水君应饷惠山。”陆羽的《茶经》中有阳羡山茶“芬芳冠他境”的专门论述。相传唐大历元年，陆羽来到宜兴湖溇山区考察茶事，刺史李栖筠请陆羽品鉴宜兴野山茶。陆羽“嚼味嗅香，啜苦咽甘”，见茶汤色白、沫花挂盏时间悠长，茶味醇厚，舌尖回甘时间悠久，赞曰：“芳香甘鲜，冠于他境，可以荐上。”李刺史盛情邀请陆羽协助宜兴制作贡茶。当年春天，第一批“阳羡茶”，沿古驿道

送达皇城。大历代宗皇帝品尝之余，龙心大悦，钦定“阳羡茶”为御贡茶。诗人卢仝唱云：“天子须尝阳羡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。”由此，宜兴的“阳羡茶”名动天下。

卢仝《七碗茶诗》云：“一碗喉吻润；二碗破孤闷；三碗搜枯肠，惟有文字五千卷；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；五碗肌骨清；六碗通仙灵；七碗吃不得也，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……”诗人淋漓尽致表达了饮茶的生理和心理感受，提升了茶文化的境界。卢仝的子孙繁衍至今，依然生活在宜兴茗岭涯村一带。

壶之美：宜兴紫砂壶

好泉好茶好茶具相互媲美，这是茶人追求的唯美境界，也是紫砂壶应运而生的重要原因。清人汪文柏诗云：“人间珠宝安足取，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。”《宜兴县志》记载，明正德年间，金沙寺僧和陶器匠师供春是紫砂陶的创始人。某日，供春取老僧制壶后洗手沉淀于缸底的陶土做坯，用茶匙挖空壶身，用手指按平胎面，再把大银杏树的树瘦作为壶身花纹捏制成型。供春的“树瘦壶”，收藏家竞相搜购。清代学者吴梅鼎所著《阳羡茗壶赋》云：“彼新奇兮万变，师造化兮元功。信陶壶之鼻祖，亦天下之良工。”自供春以后的三百年间，紫砂壶工艺和烧制技术不断改进，历朝历代紫砂名匠辈出。

有专家认为：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初期，壶式千姿百态，特别注意筋纹器的制作。代表人物有时大彬和徐友泉。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末，自然型壶几何型壶和筋纹器小圆壶都有烧制。壶面施釉或加彩绘装饰。代表人物有陈鸣远。19世纪初至19世纪末，文士与紫砂艺人交往甚密，紫砂壶出现镌刻书画的风尚。代表人物有陈曼生和杨彭年。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，紫砂壶的生产更为



商业化，但也不乏佳作。代表人物有程寿珍和冯桂林。20世纪中叶至今，新品日益增多，仿古和创新兼备，装饰上出现金丝银线镶嵌等新工艺。代表人物有顾景舟和蒋蓉。

宜兴紫砂壶是国之珍宝，涵盖了国画和古代陶器、青铜器、漆器、玉雕，以及秦砖汉瓦、唐镜宋瓷等传统工艺美术的艺术特点，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，是中国工艺品发展和演变的缩影，也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境之美：江南第一山

无锡惠山被誉为“江南第一山”，既有自然环境的因素，亦是人文缘由的促成。惠山位于无锡城西，南有三万六千顷太湖，东北临一万五千顷古芙蓉湖，广纳浩然之气，是钟灵毓秀的风水宝地。自泰伯奔吴至东晋南渡，历史上两次中原文明与江南文化的大融合，孕育了无锡这座城市温润内敛、包容开放的人文特色，引领着惠山水山的开发和拓展。

自南朝以来，惠山一带修建山水、祠堂、书院诗社、园林墅院之风盛行。“取欢仁智乐，寄畅山水阴；清冷涧下瀨，历落松竹林”的寄畅园，“以九龙山为千百亿化身之山，以二泉水为千百亿化身之水”的愚公谷等建筑，亭台楼阁兼容古树名木，造园构思精巧，古朴清幽，在借景引泉、掇山理水、移形换影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。

与惠山园林相媲美的是蔚为大观的古祠堂群。在惠山东北麓，分布着众多祠堂建筑和祠堂遗址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，弘扬着吴地尊贤敬祖的淳厚民风。山明水秀、意蕴深远，是萌生惠泉御茶的仙境，亦是孕育茶文化之美境。

茶圣陆羽在无锡有亲力亲为种茶制茶品茶鉴茶贡茶的体验。陆羽躬身践行的品性，造就了他精湛的学识和深邃的家国情怀。陆羽所著《茶经》，由茶艺深化为茶文化，“君作茶歌如作史，不独品茶兼品士”。江南士子隐忍内敛而又桀骜不驯的品格，像极了陆羽的品性，像极了茶的秉性。苦涩的回甘，就像曾经的脆弱历经岁月的浸润蜕变成柔韧。在闭门读书、躬身践行、俭朴自律的茶文化氛围中潜移默化，抵达灵性飞扬的境界，铸就“家国一体”的襟怀。

“竹炉山房”茶文化的风雅氛围，使江南士子此唱彼和趋之若鹜，远来游学的先贤与本地居住的乡绅趣味相投心灵相通，“竹炉山房”因之成为人文荟萃之地。乃至，留存在惠山的茶诗茶画名家，外地先贤多于本地乡绅。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代唐寅的《事茗图》、文徵明的《惠山茶会图》等传世名画，南宋诗人杨万里的《雪后陪使客游惠山寄怀尤延之》、张炎的《风入松（酌惠山水）》等诗文，栩栩如生记载了先贤和乡绅游历惠山的唱和友情往来的互动。

无锡惠山“竹炉山房”的茶文化精髓，是以茶的朴素、谦抑、虚怀若谷，敬和四面礼让八方，融合南北人文，兼容东西哲思，并以图文并茂诗赋媲美形式代代传承，净化心灵善化人性美化社会。这是一种民族性格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传承，也是无锡对中国对世界的杰出贡献！